

影响历史的爱情



金永华 编著
金铮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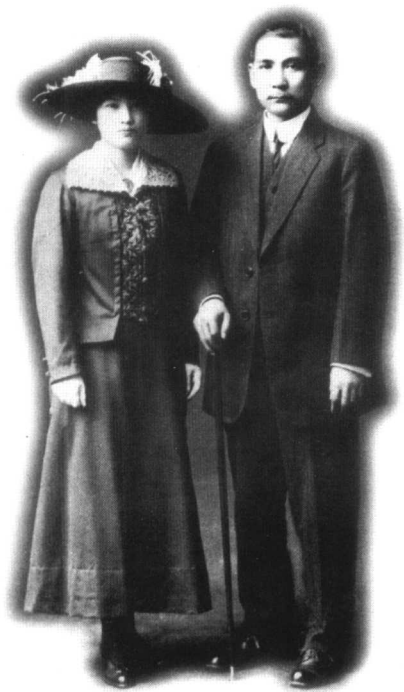
YINGXIANG
LISHI DE
AIQING

学林出版社



影响历史的爱情

金永华 编著
金铮琦
YINGXIANG
LISHI DE
AIQING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历史的爱情/金永华编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4

ISBN 7 - 80668 - 462 - X

I. 影... II. 金... III. ①婚姻—通俗读物②爱
情—通俗读物 IV. C913.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158 号



影响历史的爱情

作 者——金永华 金铮琦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田振军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21.75

字 数——34.5 万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68 - 462 - X/K · 25

定 价——27.00 元

前 言

本书初版于1988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王国伟先生。当时在该社工作的邓伟志先生还为本书作了《序》。我着手业余编写本书是1986年,完稿于1987年。我当时所以要编写这本名为《影响历史的爱情》的书,是想给读者提供一份“零食”——一本供读者业余消遣的、雅俗共赏的、知识性与可读性兼而有之的史话类读物;因为当时我国这类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当时的一些想法,都写在《自序》中了。

本书出版迄今已过去十五年。经历了十五年的市场检验,今天看来似仍有再版的价值。本书此次再版时作了若干修订。主要是抽去了一篇,增补了一篇。抽去的是《不平坦的生活历程——毛泽东的爱情与婚姻》,增补的是《生死恋——布哈林与拉林娜的悲剧》。另有若干篇作了较大的修订,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新披露或新掌握的材料。例如近年来英国不断披露了前国王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恋情和政治行为的新的内幕材料。指出爱德华夫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初期曾与纳粹德国有过勾结,并企图借助希特勒的势力重新夺回失去的王位。这样,他们的爱情故事就不是原来所传颂的那样美丽、圣洁了。爱德华八世爱美人,亦爱王位。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的传说,是英国王室和内阁有意拉起的一块美丽的遮丑布,用来掩盖这一“爆炸性”的政治丑闻的。鉴于此,本书中的《自耶稣复活后最新奇的故事——一个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一篇,就作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但框架未动。其他作较大修订的若干篇,情况大体亦是如此。本书大多数篇章,未作大的改动。

最后再得交代一个出版情况：本书当年出版时，我国尚未正式实施出版法，初版时作者与出版社没有签订出版合同。若干年后，知识出版社拟再版重印并打算把本书收入该社的一套丛书里去，寄来合同，嘱我补签。我因为想为自己退休后留点事情做做，没有同意补签。这是要向知识出版社的朋友致以深深的歉意的。此次本书得以在学林出版社重新出版，则要感谢周清霖、曹维劲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另外，为了让读者了解当年编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和出书的背景，我保留了当年的《序》和《自序》。金铮琦为本书提供了部分译文材料，为尊重她的劳动，此次与我一起署名。

在本书重新出版时，特作上述说明。

金永华

2004年3月18日

序

邓伟志

大约是1987年吧,金永华先生同我谈起他打算写《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我当时为他的学术胆量所感动。最近又拜读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的手稿,我更对他的广博学识表示钦佩。我致力于家庭学的教学与研究已多年,著书十余种,可是在金先生所阐述的这个命题上,我没有充分展开过,可谓浅尝辄止。如果说从未涉猎过,那倒也不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卡片似乎做了上千张。没有深究的原因是投鼠忌器。主要“忌”两个“器”:一是忌历史动力这个器,二是忌领袖人物这个器。

对这两个“器”,金先生在《自序》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金先生这一举是撞开了一个禁区。假如要避一避“为朋友捧场”之嫌的话,我认为这部书至少是松动了禁区大墙上的一块砖头。继这一块砖松动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同道去松动它旁边的砖头,一块接一块地松动。

在学术上,常常有这样的怪事。在禁区撞开之前,总觉得撞开的难度很大;一旦撞开之后,又会觉得是天经地义,平步坦途。读完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以后,我仿佛也有这种感觉。

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恩格斯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那么这种“政治行为”本身又怎会不作用于政治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顺着恩格斯的思路多走半步呢?

既然中外的家庭学教材都认为,政治功能是家庭的几大功能之

一,那么这种政治功能难道不会作用于历史吗?在中外历史上因联姻而立国、兴国、亡国的事还少吗?

因此,问题不在于爱情会影响历史的命题能否站住脚,关键是这一真理到了鼻子底下我们还不敢去抓到手。我们的理论神经衰弱得太厉害了。宗教靠信仰,纪律靠服从,科学靠讨论。科学是不怕讨论的。新见解是不怕多的。我上边所说的忌器,有时是杞忧。老鼠离器有丈把远,投鼠不仅砸不到器,反而是对器的保护,干吗要忌器呢?当然,有时投鼠会碰到器,那也得看看是什么器。倘是不锈钢的器,碰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倘是陶器,碰破了,那也值不了几个钱,再换一个更好的器就是了。器是发展的。一部技术史证明了这一点。

我为金先生向社会投了《影响历史的爱情》一书而高兴。我相信这一有胆有识的佳作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议论。

1988年6月14日于上海

自序

我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一本雅俗共赏、知识性与可读性兼而有之的历史读物——《影响历史的爱情》。要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并非易事，它称得上是一门艺术，因此对我来说只能算是初次尝试，可能是次失败的尝试。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我的回答是：我想给读书爱好者提供一份“零食”——一本供业余消遣的历史读物。这类书在我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至少目前是如此。

本书谈论的内容是历史上各国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尽管爱情、婚姻是人类的自然欲求，是人类生产力的机制，但在相当一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心目中并非总是给以足够的重视，而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则迄今依然还是犯讳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史书是不谈或少谈历史人物的生活的，更不谈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即便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多半也是一笔带过，而且常常批判的语言多于史实的叙述。在一些人的眼中，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被认为是“私生活”，不足论道；而我们的史书主要是“抓大事”。在禁欲主义盛行的岁月里，爱情不是被视为“邪恶”的代名词，就是给蒙上一圈神秘而又神圣的光环。如果论及领袖或英雄人物的爱情，那只是高呼豪言壮语，“上吻青天”，他们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是人，而是神。如要论及反面人物，那他们只配有兽性，无爱情可言。现实需要神化，因此把少数历史人物给神化了，同时把另一些历史人物给异化为兽。

我着手编写这本书是受美国作家罗伯特·斯特恩的《创造历

史的爱情(Love Affairs That Have Made History)》一书启发的。面对罗伯特·斯特恩的这个书名,我迟疑了良久。“创造历史”一词在我国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它已被赋予一种能动的、决定历史的特定含义。一讲历史,就讲阶级斗争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一讲创造历史,只讲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这些观念几乎已被普遍接受。无疑这里包含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但除此以外,在讲创造历史时是否可以再谈点别的东西呢?我认为这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

“make”一词,在英文里可作“创造”解,也可作“制造”、“构造”、“构成”解。Love Affairs That Have Made History,可译成“创造历史的爱情”,也可译成“构成历史的爱情”。史实表明,历史上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小的部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首脑人物的爱情与婚姻对历史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恩格斯对拿破仑的爱情、婚姻就讲过这样一句话:“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国王的婚姻可以是邻国之间的和平纽带,也可以是赢得战争的保证。”中外封建统治者多半都热中于推行“和亲”政策。由此可见,无论是无产阶级领袖,还是封建统治者、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承认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对政治有影响。当然,影响有大有小;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可以是促进历史前进的,也可以暂时促退历史的进程。外国如此,中国亦然;古代如此,现代亦然。难道说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拿破仑和玛莉·路易丝公主、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和陈璧君、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对历史没有产生过影响?他们的爱情、婚姻本身岂不是也“创造”了历史,或者说岂不是也“构成”了历史?既是历史,为什么不能写而非要讳避不可呢?这里除了史学领域里的教条主义以外,恐怕还有个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的问题。

历史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正如列宁所说的,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的“统一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各个不同方面之间又“互相作用”着。影响历史的动力绝不是单一的一种力量、一种因素,而是相互作用着的各种意志、各种力量、各种

复杂因素的“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首脑人物的爱情、婚姻，无疑也应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无所不包的科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历史学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脑思维的容量”，因此他提出应把西方广为应用的系统科学和电脑引进历史的研究领域里来（限于我国的条件，目前当然尚难普遍推行）；但是，如此复杂应考虑的因素如此之多的历史学，过去一个时期里几乎把它简单化、凝固化、教条化到了极端。一部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历史，几乎只剩下几根干瘪的教条，读来味同嚼蜡，干巴，枯燥，令人生厌。有的读者不无感叹地说：“我们的史书啊，史书……”

当然，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主要是生产力及由此而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变更。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无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问题是，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岁月里，一些人把这个理论推向了极端，变成了教条。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何况马克思所说的是“直接动力”，并不是惟一动力、惟一因素。

封建的传统观念对史学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鼓吹个人崇拜、迷信个人、神化首脑人物、把爱情婚姻视为神秘的东西，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孔子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把男女之间的事情都按儒教教义道德化、礼仪化了。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本是男子的玩物、附属物。人君除了皇后，还拥有众多的妃嫔，无数的宫女也是君王的淫乐对象。例如中国清王朝的皇帝就有权拥有皇后一名、皇贵妃一名、贵妃两名、妃四名、嫔六名，贵人、常在、答应末三级没有定额规定，想拥有多少就可拥有多少。康熙皇帝一人就拥有妃、嫔、贵人五十五名。然而在封建御用史家的笔下，君王形象是光彩夺目的，是神圣的。如写他们的私生活，那是大逆不道；有关君王的一切史实，即便是他们的纯洁爱情，也都必须忌讳。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折光的反照。在我们的一些史书的作者眼中，首脑人物的私生活、爱情、婚姻即便涉及，外国的可以谈一点，中国的不行；古代的可以谈一点，现代的不行；反面人物可以谈一点，正面人物不行，如此等等。作茧自缚，把自己的手脚捆得死死的。

马克思说,任何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我们队伍中的有的同志就恰恰把历史人物,特别是首脑人物理解成“纯粹”的个人了。好人,就是百分之百的好,绝无缺陷;坏人,就是绝对的坏,一无是处。非此即彼。这当然是受政治上的形式逻辑的排中律的影响所致。在这种逻辑的要求下,我们的一些史书如同一些文艺作品一样,常常把所谓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描绘得高大完美,而把一些所谓的反面人物贬得形同魔鬼。正面人物的失误当然是不能谈的,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上的越轨行为更是被视为“禁区”,实际上这更有益于正面历史人物的高大形象;反面人物则被说成是从头顶烂到脚底的,即使是他们的纯洁爱情,或生理上的正常需求,或侧隐之心,都一概被斥之为腐朽、虚伪。这样,历史人物不再是人,而成了只具有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的物”了。

“大欲所存,大道生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承认人的生物性的同时,又强调人的社会性。二者缺一不可。历史上的首脑人物,作为一个人,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人的自然欲求。他们有追求异性的欲望,有爱情、婚姻的需要;但他们又是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是代表一定阶级主宰他人命运的人。他们的爱情、婚姻常常和政治联在一起,常常对政治、对历史进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保加利亚的学者瓦西列夫在其《情爱论》中说:“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接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首脑人物的爱情亦是如此。因此,反映一个历史人物,包括首脑人物,应该尽可能地反映得全面一些、丰满一些、生动一些,把他们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正与误、爱与恨、美与丑、善与恶恰如其分地反映在矛盾的统一过程中,还其历史的、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史学与文学是相通的。

鉴于以上的考虑,笔者就历史上的各国首脑人物(有的也不是首脑)的爱情与婚姻这一侧面,搜集了部分材料,汇编成这本史话性的小册子。当然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本书部分是编译的,部分是编写的。编译中的少部分材料摘译自罗伯特·斯特恩的《创造历史的爱情》一书,其中少部分译文是金铮琦提供的。在编写过程

中,笔者注意到了科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统一,但限于水平,未能如愿,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金永华

1988年5月10日

自序

目 录

前言 1

序 邓伟志 1

自序 1

她,简直像永生的女神

——拐走一个美女挑起一场古老的战争 1

要是她的鼻子长得短一些……

——一个埃及女王的故事 9

爱神使两个国王走到一起来了

——西班牙的一对国王伉俪 19

爱与恼的选择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27

她穿着红衣走上断头台

——玛丽·斯图亚特女王的爱情悲剧 35

在爱的幸福降临之际,她告别了爱情与王位

——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传奇·····	41
女仆·情妇·皇后·女皇	
——历史赋予一个女人的机遇·····	48
美貌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	
——俄国“铁女人”的风流韵事·····	54
温情背后的冷酷	
——俄国女皇与波兰国王的爱情·····	62
爱情伴随着她走上断头台	
——法国王后和瑞典伯爵·····	68
命运的宠儿	
——拿破仑的罗曼史·····	78
爱情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杰克逊总统之恋·····	100
她把王业融合在爱河中	
——维多利亚女王的纯真爱情·····	109
独裁者的“沙漠中的清泉”	
——墨索里尼的恋爱、婚姻·····	119
葬礼中的婚礼	
——希特勒与情妇爱娃·····	142
自耶稣复活后最新奇的故事	
——一个国王“不爱江山爱美人”·····	159
生死恋	
——布哈林与拉林娜的悲剧·····	175
演员·总统·平民	
——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统的沉浮·····	234
“我们是一支合作队伍”	
——马科斯及其夫人伊梅尔达·····	239
从厨房走向总统宝座	
——科·阿基诺总统和她的丈夫·····	245
帝子今何在,重姻适远方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253
美貌是她上升的阶梯	
——武则天的爱情与抱负·····	261

“此恨绵绵无绝期”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269

“冲冠一怒为红颜”

——吴三桂和陈圆圆 277

机遇·权术

——叶赫那拉氏的爱情与野心 285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爱情

——孙中山与宋庆龄 292

爱情缠着政治共浮沉

——汪精卫与陈璧君 304

“他所走的一着妙棋”

——蒋介石与宋美龄 319

她，简直像永生的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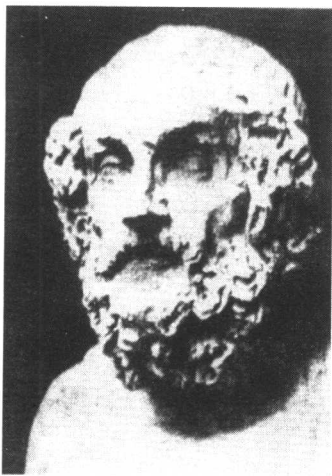
——拐走一个美女挑起一场古老的战争

特洛伊人和胫甲坚固的阿卡亚人，为这样的女子忍受长期的痛苦一点也不奇怪：她的模样简直像那些永生的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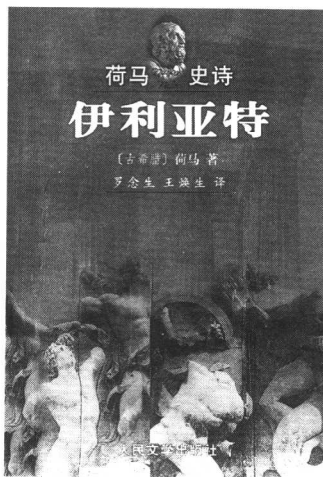
——荷马

一个民族的幼年都是在传说和歌唱中度过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和一篇最古的诗歌，常常是一个民族的最早历史。《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是上古时期希腊人的历史，史称“荷马时代”。一个民族的最早历史又往往搀和着许多英雄传说、神话和爱情故事。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叙事诗。相传是一位盲人诗人荷马在历代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提炼、整理而成的，故史称《荷马史诗》。该史诗的主要情节来源于特洛伊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直接导因是一个王子拐走了一个美丽的



荷马肖像



《伊利亚特》封面

她，简直像永生的女神

王后。故事颇为动人，其梗概是这样的：

在小亚细亚沿岸，隔爱琴海与雅典相望的一座美丽的城市叫特洛伊（又名伊利安）。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和王后赫姑巴生有两个王子，一个叫赫克托，一个叫帕里斯。两兄弟都智勇双全，武功过人，才貌俊俏。赫克托更是英雄的化身。

帕里斯生下来时就活泼可爱，但巫卜告诉国王和王后说，王子长大后将招致亡国之祸。为了避免灾祸降临，国王命令把王子帕里斯弃于山上的密林中。王子的呱呱哭声被一位过路的猎人听到了。他可怜这个小生命，就把他抱回家去抚养。这样，帕里斯自小就养成了一种尚武好动的性格。

帕里斯长大后去特洛伊城参加运动会，和赫克托王子等贵族一起比武。他膂力过人，夺了锦标。当他到台前领受用野橄榄枝编成的冠冕时，他的妹妹卡萨特拉公主认出了他。国王和王后见了，顿生骨肉之情，又把他领回王宫。



王后海伦

帕里斯生性好动，爱冒险，过不惯宫廷生活。他向父王提出，要一艘船，想渡海去希腊半岛游玩。小亚细亚海岸距希腊半岛不过二三百里路。国王慨然允许，于是王子就驾帆，穿过一些小岛，来到斯巴达国。

斯巴达的国王叫麦涅拉俄斯，王后叫海伦。相传海伦是天下第一美人。“她的模样简直像那些永生的女神。”麦涅拉俄斯国王热情款待帕里斯。在席宴上，帕里斯见到了海伦，不禁为她的美丽而失神。海伦